



为了她那双 动人的眼睛

【法】夏尔·埃克斯布拉亚 著

沈豪 彭立成

何蕾译



EXBRAY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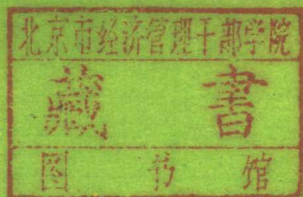
2565.4

39299

145

爲了她那雙 動人的眼睛

〔法〕夏尔·埃克斯布拉亚等著
沈豪 彭立成 何蕾 译



"E" is for Evidence
by Sue Garton

本书据A Bantam Book 1989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王小珊
技术设计 寇小平

【法】夏尔·埃克斯布拉亚等 著 沈豪 彭立成 何蕾 译
为了她那双动人的眼睛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3 插页6 字数268千
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66-1533-7/I·283

定价：5.0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包含两个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

《为了她那双动人的眼睛》写的是法国南方一个国防研究所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泄密事件，参加所里工作的特工人员被杀。法国情报机关派出年轻有为的特工人员雅克前往调查。尽管他发觉研究所所长的妻子克莉斯蒂娜举止十分可疑，却情不自禁地为她的美貌一见钟情，投入情网……

围绕着“究竟谁是窃密者，谁是谋杀者？”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故事情节曲折，悬念丛生，耐人寻味。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年轻特工人员的内心世界：在感情与理智，爱情与使命的抉择中，他的成功和失败。

《丢失了的证据》是著名女作家苏·格娜芬顿1989年的新作。她的小说均以女侦探金西·米尔霍尔为主人公。这部作品叙述的是女侦探金西为调查伍德·沃伦公司库房火灾的索赔案，被人暗算，遭到受贿指控。她不对邪恶屈服，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克服种种障碍，跨越多个陷阱，最终查明真相，揭露了伍德·沃伦这个豪门望族华丽外表所掩盖下的腐朽、罪恶。全书情节动人心魄，结局出人意料，使人捧读而难以释卷。

丢失了的证据

· 1 ·
~~~~~

那是星期一，12月27日，我坐在办公室里，努力理清我的心绪。我的情绪坏透了，糟极了，一半是恼火一半是莫名的烦躁。这恼火都是因我刚刚接到的一张银行通知单所激发起的，那黄颜色的通知单从信封的玻璃纸透明处清楚地显现出来。起初，我以为我超支了，可我从信封中抽取出来的却是一张窄纸条，日期是星期五，12月24日，我的银行户头存入了5千美元。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纳闷。

帐户号码是正确的，可存款却不是我的。想到我不得不停下我手中的活儿去澄清一个错误，我简直有些受不了。我把通知单扔到一边，试着重新集中注意力。我正在准备写一份关于我调查的保险索赔案的初步报告；达罗丝，这位加利福尼亚信托保险公司的秘书，刚才来电话说迈克希望马上在他的办公桌上见到这份报告。我心里真想尖刻地奉劝她管好自己的事儿，可我还是没说出来，表现出了我所认为的令人

钦佩的涵养。

我转向手提式打字机，插入记录财产保险损失的标准表格。我再一次浏览我的记录，同时我纤细的手指已经定位准备打字了。正是在这当儿我又被卡住：有什么东西缺少了，而我却不能够想清楚那是什么。我又看了一眼那张银行通知单。

纯粹是出于为了能在这一片混乱中找到一点点快事，我拨响了给银行的电话，希望这一插曲会有助于我集中注意力专心于一直烦着我的案子：伍德·沃伦——一个生产工业用氢气设备的地区公司，他们在12月9日因失火毁坏了一间库房。

“我是布恩斯维克太太，这里是顾客服务处，我能为您效劳吗？”

“哦，我希望你能，”我说道，“我刚刚收到一张通知单，说上星期五在我的帐号上存入了5千美元的存款，可我并没有那样做。你有什么办法查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可以告诉我你的姓名和帐号吗？”

“金西·米尔霍恩，”我告诉了她，并以缓慢而有节奏的语调向她提供了我的帐号。

她让我暂时等一会儿，然后她按下终端接有计算机的记录键盘。与此同时，我听见了银行里反复播放着的《好皇帝威思克斯拉斯斯》。就个人来讲，我从来没有弄懂这是怎么回事。可谁管它呢？

布恩斯维克太太的回复电话来了：“米尔霍恩小姐，我拿不准问题是出在哪儿，可我们确实显示出这个帐号中存入了

一笔现金。显然，那是从夜间存款匣中存入的，而且是周末汇来的。”

“你们仍然在用那些夜间存款匣？”我饶有兴趣地问。

“是的，是在我们市中区的一个分支行。”她回答说。

“好吧，这里有某种差错。我甚至从来不曾见到过夜间存款匣。如果在下班后，我需要处理我的银行事宜，我会使用我的全日出纳卡。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我可以追踪出具一份存单的副本，”她迟疑地说。

“需劳驾你那样做吗？因为我上星期五不曾存入任何种类的存款，当然不会有价值5千美元的现金。也许是有人改动了存款单上的某些号码或别的什么，可那钱肯定不是我的。”

她记下我的电话号码，答应给我回话。我可以肯定在错误得到纠正以前我会被陷在没完没了的电话中。难道真有人那样漫不经心地写下5千美元的支票？

我重新回到我手中的工作上，希望能比刚才感到轻松一些，可却心猿意马。其实，伍德·沃伦失火索赔的卷宗4天前，也就是上星期四，23号，就已交到我手中了。我还计划在下午四点与我的房东亨利·彼特喝一轮告别酒，然后送他到机场。他要飞回密西根去与他的家人共度节日，他的家人中好些人都已是年近九旬的人了，不过依然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亨利快82了，简直就是一个小孩，他像孩子一般对这次旅行的来到兴奋不已。

下午，我仍在办公室里，赶完了我的文件而且还留出了一些时间。我踏上了位于二楼的平台，向右方眺望距离十字



街区的国家大街，街的尽头依稀可见V字型的大西洋海岸。这里是加利福尼亚的桑塔·特雷萨，北行95英里就是洛杉矶。此处的冬季绚丽多彩，阳光明媚。温暖的天气，和煦的微风，棕榈树冲着顶上翻飞的海鸥舒展着它们的翼叶。

表明圣诞节两天之后来临的唯一标志是沿着主要干道悬挂的金属饰物。当然，商店里挤满了购物的顾客，还有一组三人童子军号角表演队在踏着欢快的乐曲行进。为了能感受到愉悦，我想我最好还是制定一下我后两天的日程。

任何了解我的人都会告诉你，我珍视我未婚的现状。我是个女性，两度离婚，没有小孩也无任何紧密的家庭纽带。我的职业是私人侦探。一般而言，我对自己的一切极为满意，有时我为了一个案子很长时间地工作，有时我开车出行，有时我把自己关在我小巧的居室里读几天书。在节日即将到来之际，我发觉我无论如何也要耍点滑头，以免由于没有亲爱的人在身边而产生出难以抑压的沮丧。感恩节犹如微风一样一晃而过。我同亨利以及他的伙伴们度过了那天，他们又是烹饪又是畅饮香槟，他们开怀大笑，谈起往事，这一切使我真希望我也是他们的年岁，而不是我自己现在的32岁。

如今，亨利就要离开这个城市，甚至罗斯也要离开。罗斯经营着邻区一个邈邈的小酒店，我常在那里吃饭。她1月2日就关了门，拒不告诉任何人她打算干什么。罗斯已62岁，是个匈牙利人，个子矮、臃肿、专横而且常常显得很粗野。罗斯的离去不致于使我担心会错失什么动人肺腑的交谈。事实上，只不过是她关闭了小店，无处吃饭使我又多增

了一个不顺心的提醒物：在这个世界上，我孑然一身，我最好是找到一个办法照管好自己。

我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表，决定最好还是径直回家。我打开电话储存机，抓起茄克和皮包，正准备锁门的时候，隔壁房间的达罗丝·帕斯科——保险公司的接待员——探头进来。我曾经一度完全为加利福尼亚信托保险公司工作过，做一些有关火灾以及无故死亡索赔的调查。现在这样的调查安排是非正式的，不过，我多多少少还是听从差遣，当需要时为他们做一定数量的调查，交换交换在这个市区的工作地点，否则我是无法支付得起我的花费的。

“哦，哎哟，真高兴我截住你了。”达罗丝说，“迈克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她递给我一份卷宗，我看了一下，里面夹着的空白表格表明我必须做一次失火现场的勘察，这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

“是迈克吗？”迈克是加利福尼亚信托保险公司的副理事。我无法想象他也处理日常的文件。

“是的，其实，迈克是把它交给安迪的，安迪说，我应当把它给你。”

卷宗附有一份备忘录，日期是三天前并印着“加急”字样。达罗丝的眼睛撞到了我的目光，不由两颊泛红了。

“它压在我桌上一大堆的文件下面了，不然我可以更早些交给你，”她说。达罗斯有二十七八岁左右，有那么点虚猾。我绕到办公桌前把这份卷宗搁在我正办理着的其它文件上面。明天早晨我就会把它作为第一件事了。达罗丝在走廊里

溜达，揣测我的意图。

“你能设法今天就开始吗？我知道迈克急于差什么人到那儿去。这本该由朱厄尔处理，可她请了两周的假，因此迈克说或许你能代替她做一下。”

“是什么索赔？”

“在科尔门的一次库房大火灾，你可能在新闻报道上已经听说过了。”

我摇摇头：“我一直在洛杉矶。”

“哦，报纸的剪辑也都在那里面。我想他们希望有谁火速赶到那里去。”

我被这种压力惹恼了，不过我还是再次打开了那马尼拉纸封面的卷宗，查了一下财产损失报单，这张报单被搁在最上面。“是伍德·沃伦？”我说。

“你认识这家公司？”

“我认识伍德一家。我与他们家最小的女儿一块儿念的中学，我们同住一间寝室。”

她仿佛松了一口气，好像我刚为她解决了一个麻烦：“那太好了。我会告诉迈克也许你今天下午就能去那儿？”

“达罗丝，你取消这个打算，好吗？我得送一个人去机场，”我说，“相信我，我会尽快地安排一个时间会面。”

“哦，好吧。那我就作个记录以便他们知道你正在处理它。”她说道，“我得回到电话旁去了。你完成了报告就告诉我一声，我会来取的。”

“好的，”我应声道。她一定是觉得她已经把我催逼得够紧了，因此就找了个借口匆匆忙忙地走了。

她前脚刚走，为了能把她的延误挽回回来，我给伍德·沃伦去了一个电话，安排了明天早晨即圣诞前一日于9点与公司的经理兰斯·伍德见面。

现在已经是3点45分了，我把文件塞进我的皮包里，锁了门，然后走下楼后的梯子来到车场取了我的小车。10分钟以后我已经在家里了。

在我与亨利的节前庆祝聚会上，亨利给了我一本林·德顿的新小说；我送给他了一条长春蓝的羊毛围巾，这是我自己编织的；编织是我鲜为人知的一种才能。我们坐在他的厨房里，吃着半盘子他自制的桂肉卷，喝着从年前我送他的有刻度的水晶槽中流出的香槟。

他掏出机票，再次核对了一下起飞时间，他的双颊由于期盼而红光满面。“我希望你能与我一块儿去，”他说，一边把围巾绕在他的脖子上，那颜色正配着他的眼睛，他的白发柔软，分梳在一侧，他瘦削的面孔由于加利福尼亚的阳光而晒成棕色。

“我也希望能够，可我刚刚接到一件工作，它能付清我的房租，”我说，“你可以照许多照片，然后等你回来的时候给我看。”

“圣诞节你怎么过？我希望你不一个人度过。”

“亨利，你用得着操心吗？我有许多朋友。”我很可能独自度过那一天，但我不愿意让他发愁。

他竖起一根指头。“打住一下，我差点忘了。我还有一件礼物给你。”他绕到厨房碗橱旁的台子上，端起一个小花盆，

里面是一绿色的植物。他把它搁置在我面前，当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大笑不已，那植物看上去像蕨类而嗅起来很臭。

“这是一种气蕨，”他说，“它就靠空气生存，你甚至不必去给它浇水。”

我凝望着它花边状的复叶，几乎是发亮的绿色，看上去它就好像是在室外才能茁壮生长的植物。“不需任何植物养料？”

他摇摇头：“就让它这么呆着。”

“我不必去操心阳光的照射或修剪？”我一边问一面卖弄着一些植物术语仿佛我知道它们的含义。我对于栽花养草一直是一无所知，多年来我一直抵制着去拥有一种不管是什么植物的冲动。

“什么都不需要，它就是给你作伴的。把它放在你的桌上，它会给房间带来一些生气。”

我端起那小小的花盆，从各个角度审视着这植物，想着有了它的琐碎麻烦，我想，我准比我以为的还要不可救药。

亨利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递给我。“万一你需要到我这儿来，”他说。

“好的。我可以把你的邮件和报纸拿进来，还有什么事在你走后需要做吗？我是能够修剪草坪的。”

“你不必去管它。不过，我还是把电话号码留给你，如果‘大事件’又来了你可以在那儿与我联系。其它我就想不起还有什么事了。”他所说的大事件是指自从1925年那次地震以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担心着随时会到来的又一次大地震。

他对了对他的表。“我们最好出发吧，这年头机场总是人



山人海的。”他的飞机不到7:00是不会起飞的，这样我们就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虽然到机场这段路只要20分钟，然而，却毫无争辩的意义。可爱的老人，倘若他不得不等等，他情愿到那里去等，快乐地与他的同行旅客闲谈。

我穿上茄克，亨利在房间里转了一转，花了一些时间去关掉暖气，确保门窗都锁好了，拾起他的大衣和箱子，我们就上路了。

6点15分我再一次回到了家了，仍然感到喉咙里有些梗塞。我极其不愿同老人们说再见，也讨厌离别。此时天色已渐渐黑下来，空气中有着袭人的寒意。我进了房间。我的小型公寓居室是亨利以前的单车房，它约有15平方米，左侧附加一个窄窄的伸展部分作为我的厨房。我有各种洗衣用具以及一间紧凑的洗澡间，房屋的设计和摆设都很巧妙，它既可以给人是客厅的印象，也可以是饭厅；一旦我打开沙发床，它还可以是卧室。对于我所有的屈指可数的一点东西，储藏的空间已绰绰有余。

环顾我小巧的王国总是使我惬意，可我依旧还在与圣诞节将至的丝丝沮丧作争斗。房间似乎有些幽深和空旷。我拧开几盏灯，然后把气藤放在我的桌子上。我满怀着希望打开我的电话储贮机看有什么信儿没有，一无所获。四周的寂静使我感到坐卧不宁。我打开收音机，宾·克罗斯比正在高唱着一首关于白色圣诞的歌曲，那就如他以前所熟悉的白色圣诞。其实，我从不曾见到过一次白色的圣诞，可我理解其中的妙趣。我关掉了收音机。

我坐在厨房的凳上，察觉到我要命的反应：我饿了。独

居的一件事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就餐。那天晚上，我为自己做的晚餐是全麦面包夹橄榄奶酪的三明治。我买的那一大块橄榄奶酪尝起来仍像我记忆中三岁半第一次吃它时那样鲜美。这于我不失为一片欣慰之事。我下决心把这个念头挤出脑外，因为它使我想起我的父母，他们在我5岁时被人杀害了。我把三明治像往常一样切成四条，倒了一杯白酒，然后把盘子端到沙发上去，在那里我打开了亨利给我作为圣诞礼物的那本书。我看了看钟。

正是7点正。以后将是两周极其漫长的日子。

## · 2 ·

~~~~~

第二天早晨，12月24日，我跑了三英里的路程，洗了澡，喝了一碗麦片粥，把东西装进一个帆布提包里，然后在8点45分直奔科尔门，一段轻快的10英里车路。在早餐时我又重新浏览了一遍卷宗，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是此案为什么如此急。据报纸所载，那间库房是被火吞噬了，可在泄露真情的结束语中，既没有暗示是故意纵火或调查搁浅也没有对火灾的性质质疑。其中有一份是火警局的报告，我反复看了两遍。这一切看来都是司空见惯之事。显然，火灾是由于电力系统的紊乱所致，同时又因为短缺灭火器。此外，在那幢二层楼的建筑中堆放的大部分都是纸货，所以下午2点开始的火势迅速蔓延开来。据现场的火情调查报告，那里没有任何的引火物品、汽油或其它可燃物，同时也没有任何可导致消防队员工

作搁置的障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门或窗被故意打开造成通风来助长火势，也没有其它纵火源的实证。我看过许许多多同这一模一样的调查报告。这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的？我纳闷。或许我遗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可就我所能看到的这是一个普通的索赔。我不由得猜想是不是在伍德·沃伦的某个人正在给加利福尼亚信托保险公司施加压力，要迅速给予了结，这也许可以解释安迪的惶恐。他是一个遇事束手无策的人，追逐名利，担心受到责难，并且我听说他还处于婚姻麻烦中。他可能就是把歇斯底里的一缕气息带进这个案子的源泉。也许迈克也在依靠着他。

科尔门是毗邻桑塔·特雷莎的一个住宅区，此处为普通的工人阶层提供可支付的房屋。在桑塔·特雷莎的新建筑几乎是据《建筑大观》来安排的，根据未公开的规划，尽管这项规划想要保密，但在科尔门的建筑已经开工了。这里有一条主大街，并列有各类商店：五金商店、快餐点、美容厅，以及家具店——以压模板、天鹅绒织物为特色，从主干道起向各个方向展现出大片大片的房子，房屋总体模式显得就像树杆的年轮，逐渐地外扩，直到那些新建的邻区缓缓地消失在未开发的郊区中，或郊区之外。在荒芜的地段，仍残留着曾经一度繁茂过的柑桔树林。

伍德·沃伦公司座落在一条副干道上，这条街向后倒拐就是一家已被废弃的汽车剧院，尔今是周末交换市场的固定地点。邻区草坪的苗圃一片青葱翠绿，灌木丛被修剪成标准的矩形。我在前方处找到一个停车场把车锁上。这幢建筑牢固紧密，一半是石灰，一半是矿石，被毁库房的地址在两街

区之外。在我与兰斯·伍德交谈以后我将去勘查一下火灾现场。

接待处小而平淡，只有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和一张放大的FIFA5000氢气锅炉的照片，它是公司资产的主干。这块空间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尺码过大的厨房，有着一尘不染的钢筋台子，台子下面装有一个微波炉，旁边用镜框框架整齐地勾勒起来。

接待员从我身后回到她的桌前，端着一杯鲜咖啡和一个容器，容器里面逸出香肠和鸡蛋的气味。她桌上的压模牌上写着她的名字是赫瑟。她20岁左右，显然还未曾听说过胆固醇高和肥胖症的厉害。她会在以后不久的某一天尝到后者的滋味的。

“我能帮忙吗？”她的微笑转瞬即逝，露出她牙齿上的纠型架。她的面部由于昨晚使用了痤疮药依然红得鲜艳，不过看来痤疮药迄今为止还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与兰斯·伍德在9点约好见面。”我说，“我是加利福尼亚信托保险公司的。”

她的微笑略略淡下一些：“你是调查纵火案的？”

“哦，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有关火灾索赔，”我说着，暗想她是否错误地把“纵火”与“火灾”视为可以互换的术语。

“哦，伍德先生还没来，不过他应该即刻就到了，”她说。她口中的纠型器给她的说话加进一些啞啞声，当她听见时她也不由好笑起来。“你在等的时候要我给你弄杯咖啡吗？”

我摇摇头。这里只有一把椅子，我坐下来，饶有兴趣地翻阅起一本关于特别设计的铝工作架的手册，这种铝工作架